

老舍先生长女舒济很喜欢的有声版本

TING
经典
有声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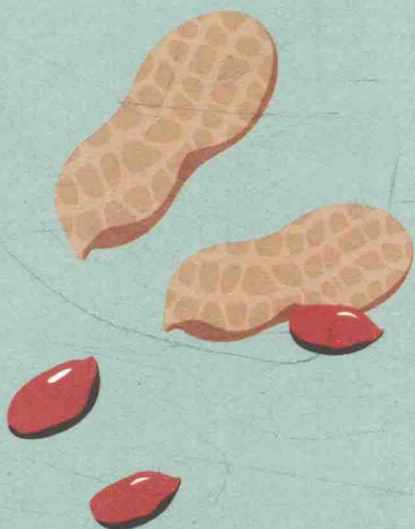
爱听
老舍
LAO SHE

III
——散文
精选集——

老舍 著
段纯 播讲



CRI主播段纯



抬头见喜

东方学院

又是一年芳草绿

读书

滇行短记

习惯

还想着它

落花生

无题

取钱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爱听老舍Ⅲ： 散文精选集

老舍 著

段纯 播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听老舍.Ⅲ,散文精选集/老舍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3

(爱听系)

ISBN 978-7-5078-3498-7

I.①爱… II.①老… III.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1145号

爱听老舍Ⅲ:散文精选集

著 者 老 舍
播 讲 者 段 纯
责任编辑 林钰鑫 李 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7年3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3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含mp3光盘)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出版说明

为纪念伟大的文学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爱听系”丛书三种：《爱听老舍Ⅰ：短篇小说精选集》《爱听老舍Ⅱ：短篇小说精选集》《爱听老舍Ⅲ：散文精选集》，收录老舍经典、幽默、适合播讲的作品，并特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段纯进行京字京腔京音京韵播讲，原汁原味地呈现老舍作品的京味儿。随书附赠MP3光盘，亦可扫描二维码收听全书播讲音频。

鉴于入选作品为老舍在不同时期所写，编辑在加工文字的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第一，保留老舍写作时的遣词用字、语法、标点符号和外国人名、地名等的译名，比如“偶而”“身分”“作皇上”“阔老”“晏请”“好吃懒作”“接联不断”“原故”“我慢慢的走出去”“端阳，中秋，新年”“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

二年”“弗洛伊德”“爱因司坦”“科仑布”“堪司坦丁堡”“罗曼司”；第二，用作比喻意义的“象”“好象”改为“像”“好像”；第三，在保持老舍原来遣词用字的基础上，编辑还对原文的错误之处进行了勘正，比如“印席”勘正为“印度”，“筑竹寺”勘正为“笕竹寺”，“园通公园”勘正为“圆通公园”。

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诸君指正。

关注“阅库”

微信号 readercool



回复每篇作品名称

即可收听全文播讲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何冰致段纯的一封信

段纯：

你好！

你让我写个序，可哥哥不会写，再说写序通常是一个高手对作者的推介和读解，我也没有这个自信。不过好在我也指着练嘴为生，很想谈谈听后感。

先说说整个感受。接到音频我本想抽空听听或装进手机跑步听。听了几个之后，情况变成了这样：我会选在晚上，全完了事儿，一个人儿坐进沙发，只开台灯，倒杯酒，就着你的朗读，也被你领着进入老舍先生的世界，回到昨天的北京。听这个集子成了我最近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边听我会边想，虽然我们是表兄弟，可我们并不十分了解对方。这是我们交流时间最长的一次。这让

我对你有了一些认识。因为朗读这个事儿表演者本人是无处藏身的，你非得有个态度和立场不可，更何况还这么多篇，自己基本上交代给听众了。选的内容就不说了，老舍先生，伟大的作家。我所在的北京人艺到今天看家的戏依然是《茶馆》。读他的作品永远是学习。听得出来你有你的理解。我边听边在内心与你交换对每篇作品的体会。这些作品我都读过，有时你给了我新的一触；有时我们看法一致，我就笑；有时也想和你商榷。这都不重要，老舍先生的作品是可以读一辈子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读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会不一样。但让我高兴的是，在你的朗读中我听到一种恭敬，一种尊重，一种借着朗读表达的对生活中的美、亲情、优雅、幽默和人情世故的看法。而这一切都饱蘸着忠诚与温暖，我终于知道你喜欢什么了。兄弟，我也喜欢。

嘴里也好，有字儿，清楚。这我得夸你一句，尤其长句子读得好，那里边好些个转折，铺陈，为表达一个意思，不好读。能把叙述和人物语言处理成一句话不容易，那不光需要嘴皮子利索，还得理解才行啊。挺好。北京话有他自己的旋律。当年我们排《茶馆》的时候，舒乙先生给上课就说演老舍先生的戏是有腔

调的。这句话听着有问题，这不是要文艺腔吗？不是。因为老舍先生就是用方言写的，北京话就有腔调。这个腔调里有一整套价值观，有全部的人物关系，有着种种的周全。这个旋律本身是有表情的。老说北京话油滑，是，周全就有油滑的色彩；可也别忘了，周全也有厚道的成分啊。你别说，你掂兑得还挺好。

今天在北京难得听见一帮北京人聊天。我小时候有同学住花儿市，院儿门口老太太聊天儿，我一北京孩子愣听不懂。快到难以想象，嘴里劈了啪啦。但那语言中的相互捧着聊、凑着趣儿说，也有尖酸刻薄，连挖苦带损你能感觉到。似乎交流的内容并不重要，主要是过嘴瘾。他们的内心呐？应该是个挺亲热的劲儿。生活远比我们演得要生动万倍。真好听。反正我有时候还上网看老视频，比如启功先生教写字。不为学写字，为听他说话。官话也好听。其实不论土话、官话，都是我们对少年时内心美好的一种追忆。像凉水拔过的糖拌西红柿、半夜的剩菜汤拌凉米饭，嘴里是香，心里是恬。听你这个集子有这意思，要不，我怎么老弄杯酒呐？

就朗读方面有很多问题可以交流。比如，读老舍先生作品是在演老舍吗？自我该投放多少？演人物该

使多大劲儿而不伤叙述？好多问题我也在学习，给不出答案。或者说根本不用想这些，就跟着心走也行。反正最后好听就行。这事儿有时没道理，有人张嘴别人就爱听。我们叫台缘儿，你这叫嘴缘儿，你的嘴缘儿不错。停顿有了，但有时不够狠，你心里有诗，就别管快慢！有的篇章太快了。尽可能少想客观，多想主观。对了！不要被语言带走，语言是为意思服务的。控制得不错，但要常提醒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最容易成壳儿。

祝贺你！完成了一个作品！

问家人好

冬安！

冰哥

2016.12

目 录

抬头见喜 | 003

东方学院 | 008

又是一年芳草绿 | 016

读书 | 022

滇行短记 | 027

习惯 | 051

还想着它 | 055

落花生 | 066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 070

取钱 | 074

鬼与狐	080
青岛与我	085
四位先生	093
我的几个房东	101
宗月大师	109
敬悼许地山先生	115
英国人	125
我的母亲	132
文艺副产品	140
英国人与猫狗	148
何容何许人也	155
白石夫子千古	162
怀友	165
春风	171

有了小孩以后 | 174

梦想的文艺 | 181

我的理想家庭 | 184

多鼠斋杂谈 | 188

可喜的寂寞 | 206

头一天 | 210

小型的复活 | 217

小病 | 223

有钱最好 | 227

想北平 | 232

趵突泉的欣赏 | 236

非正式的公园 | 239

写字 | 242

文牛 | 246

可是我既不落泪，也不狂歌，我只静静的躺着。

——《抬头见喜》

抬头见喜

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对重阳也是这样，生平没在九月九登过高，于是重阳和清明一样的没有多大作用。

端阳，中秋，新年，三个大节可不能这么马虎过去。即使我故意躲着它们，账条是不会忘记了我的。也奇怪，一个无名之辈，到了三节会有许多人惦记着，不但来信，送账条，而且要找上门来！

设若故意躲着借款，着急，设计自杀等等，而专讲三节的热闹有趣那一面儿，我似乎是最喜爱中秋。

“似乎”，因为我实在不敢说准了。幼年时，中秋是个很可喜的节，要不然我怎么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兔儿爷”的样子呢？有“兔儿爷”玩，这个节必是过得十二分有劲。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肠呀！所以说“似乎”最喜爱中秋。

事真凑巧，这三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我还都记得很清楚。那么，就说上一说呀。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铜元百枚，约合大洋七角多，因这是古时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将立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没打成，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荫棠在同福楼吃饭，各饮绿茵陈二两。吃完饭，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了。这回决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伦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来——也许根本没有月亮其物。中国工人俱乐部里

有多人凑热闹，我和沈刚伯也去喝酒。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儿酿的，不可得而知，反正价钱很便宜；我们俩自古至今总没作过财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众汽车，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专找别人的脚尖去踩。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对于中秋，大致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坏。就此打住。

至若端阳，似乎可有可无。粽子，不爱吃。城隍爷现在也不出巡；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没有跟随着走几里路的兴趣。樱桃真是好东西，可惜被黑白桑葚给带累坏了。

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我对它老是冷淡的。自从一记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穷。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静寂无哗。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个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给说那个故事；到如今还不十分明白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觉得“王羲之”三个字倒很响亮好听。后来入学，读了《兰亭序》，我告诉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里。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